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醉醒石 第二回 恃孤忠乘危血戰 仗俠孝結友除凶

時危兵甲滿天涯，載道流離起怨咨。
平戎不見將軍令，雪恨唯擎孝子旗。
俯仰令人生景注，節旄真也愧鬚眉。

不遇盤根錯節，無以別利器；不值時危國亂，無以識忠孝。國事之敗，只緣推委者多，擔當者少；貪婪者多，忠義者少。居尊位者，以地方之事，委之下寮。為下寮者，又道官卑職小，事不由己，於是多方規避，苟且應命。古人有云：不敢以賊遺君父。其誰知之？為文官者則云：我職在簿書，期會而已，戎馬之事，我何與焉。為武將者則云：武夫力戰而殉諸原，儒生操筆而議其後，功罪低昂，不核其實，徒令英雄氣短耳，朝廷誤人，何苦以身為殉。古人有云：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惜死，則天下太平。又誰知之？」至於共履行間，同趨上命，或奮勇前驅，或恫怯退縮；明為犄角之勢，實懷觀望之情。一人有功，則雲我實牽制某營。故某進薄其隘，我實分賊之勢，故某得搗賊之虛，全師取勝。萬一不幸，眾寡不敵，覆師亡軀，則雲某人度波己，孤軍深入，以致喪身辱國，惟我知難而退，得以保全。把那喪敗，一肩卸在死者身上；自家失援不救之罪，都瞞過了。又有全軀保妻子的文臣，媒孽其短，以自解其御將不嚴，攻取無術之責。文武如此，寇盜如何平，百姓如何寧？要太平，除是不論官之尊卑，人懷必死之心。被害的，都有報仇雪恥之志，賊自易除了。故古來偏有黃金橫帶，不能為國捐軀；而臨難不屈，反出一卑官。高牙大纛，不能出奇滅賊；而殲敵擒將，反出一孝子也。可為當時規避恫怯之臣，發一愧恥。據史傳所傳，明朝太祖高皇帝，削平偽漢，剪滅偽吳，北取中原，勁兵強將，日在行間。其餘新定州縣，只有些守禦官兵；兼幾個文官，也只混帳而已。這也是初定天下，照管不及之故。以此處處尚有賊寇。江西有桃源諸山，各有山河。賊眾盤踞其中，或時窺伺州縣，或時剽掠鄉村。羅源縣有兩個賊頭，一個叫做陳伯祥，一個叫做王善，最為凶狠。部下有張破四一千劇賊，橫行無忌。其時有個連江巡檢劉濬，意氣英爽，頗有才略，是要為國家乾一分事的人。有個兒子，喚名劉璉，為人有膽有智，熟習弓馬，好結交豪傑。隨父在任。凡地方有些才識的，都傾心結納，弓兵中有膂力機變的，都收為腹心，也要思量為國家乾一分事。但其時國家制度未定，文官未免圖私，徵稅增耗，問事罰贖，一味撻錢。城池坍塌，人心渙散，也不甚顧惜。武官恃著重武時，又未免橫肆了一分。兵不整練，器不精銳，也不甚在心上。正所謂：

貪婪鑊肺腑，羸弱中膏肓。厝火當薪積，啾啾燕處堂。

那劉巡檢看了這些光景，與他中心不合。惟□□或有疏虞，卻甚是認真。申嚴保甲，使那為匪作歹的，先是不容。禁賭博游手，道是人窮必為盜賊。禁妓，道他是娼妓，乃盜賊寓家。又在自己部下，老弱盡情汰去，道他不任訓練，生事指賊詐人，養賊分贓的，都察訪重處，所以鎮上盜賊肅清。部下雖不多，都人人敢勇。上下也都笑他，道這官想是要望行取了。不知：

官有卑尊異，輸忠諛則同。抱關擊柝者，亦有圍圍功。

部下有個弓兵姚虎，平日與一木匠妻通姦，夜去明來，礙著這木匠。

一日，鄰家失盜，遺下梯子一條，卻是木匠做了要賣與人的。到官起贓，家裡牀下，起出埋藏銅錫器數件，卻是失單上所載。妻子到官，始初抵賴，後來認說，俱是丈夫盜來，他埋藏的。但木匠苦稱其夜在人家上樑，伙伴鑿鑿可據。巡檢疑心裡面有弊，又見婦人要答應時，俱側著臉看那弓兵。弓兵喝「還不招來」，婦人便死咬定丈夫。巡檢叫且帶在門外，再拘鄰佑究問他平日為人。婦人與丈夫帶在門外，卻叫姚虎道：「我衙門雖小，也有體統。你怎在我跟前弄法，驚嚇婦人！」大發惱，打了十下，定要捕了。卻帶婦人進來道：「你與弓兵做得好事，排陷丈夫！他已招了，你從實說來！」驚得這婦人呵：疑是屬垣耳，神人暗底窺。半晌出口不來。巡檢叫取拶子。這木匠急扒上來道：「爺爺，小人情願招。偷也是我，埋也是我，與妻子無干。」巡檢道：「癡奴才，你倒為他，他不憐你哩。」婦人見巡檢說話，是個知情，真道弓兵已招了，只得說出梯子是弓兵背去的，銅錫器也是弓兵背來，與婦人同埋的。巡檢道：「怎麼弓兵與你熟？」婦人道：「是表兄。」巡檢道：「畢竟還有緣故。」又要拶。婦人只得又將平日通姦，怪他礙眼，欲行害他緣故供出。木匠方才叩頭道：「青天老爺！不是老爺，小的性命幾乎被他害了，還道他是好人。適才打點衙門，還與他八百銅錢。」正是：

誰料衾裯共，玄黃戰欲腥。若非炳秦鏡，那得見妖形？

巡檢又叫取弓兵出來，巡檢道：「婦人已招了。你奸人害人，為盜誣盜，怎麼說！」姚虎也閉口無言。姚虎、婦人其情雖重，但姚虎律止從盜擬徒，婦人和姦擬杖。木匠發放寧家。一鎮都道神明。又一日，府問差他協同應捕拿強盜，恰是一個染鋪，一個銀鋪，也搜出些首飾衣服。巡檢看他飾無重制，衣無重色，把與他家人穿，俱與身相稱。巡檢力辯他非盜，不肯起解。上司殊不以為然。未幾，真盜已得，人都服他明白。不知明白人也有有的，以卑官能如此執持，卻是少有。真是：

不僅澄心明如月，還欽強骨勁如山。

其時恰也為人所忌。忽一日，行省有牌來，道王善等猖獗，著巡檢劉濬，會同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周章、副千戶徐玉，前往剿捕。劉濬道：「這乾武官，要他則甚」勝則爭功，敗則先潰，反致壞事。但上司差來，還須與他同往，壯一壯觀。」點了一百弓兵，一百鄉兵，前往會齊。卻值這兩個千戶領兵已到。巡檢注目一看，卻也好笑：

請纓強半是終童，荷戟偏多善飯翁。介胄不勝行偃蹇，屈身疑似不弦弓。

看他帶來軍器，更是稀奇：

槍折已無銳，刀鋼不見鋒。二三柳木棒，蟲蛀欲將空。

兩千戶要巡檢行屬官禮。巡檢道：「文武官不相統轄。」彼此以賓客見了，商議進兵。周千戶道：「我聞賊勢甚大，山又險峻，陳、王二賊，足智多謀。若還與戰，一挫銳氣，後便難振。如今不若頓兵山下，截其樵汲，軟困此賊。此賊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。不降則死，這卻事出萬全。」徐千戶道：「這山極大，我兵甚少，如何截得他住？還是殺到山口，胡亂得他幾顆首級，回報上司。不然，曠日持久，上司見怪。」劉巡檢道：「兵法：兵多則大征。堂堂正正，先諭令歸降，後剿其不服。兵少則雕剿。出其不意，直搗賊巢。今止得兵千餘，說不得圍他截他，聽其自斃。出兵一番，也不得圖幾顆首級，混殺良民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先差人諭降，以懈其心。一面火速進殺，掩其未備。擒殺這兩個渠魁，永絕地方后患。」周千戶道：「依我只軟困為上。」徐千戶道：「依我只揚兵耀武一番，等他後邊不敢出來為是。」總為：才庸怯敢戰，力怯喜逗留。築室臨衢路，紛爭正不休。

劉巡檢道：「軟困耀兵，終無結局，我聞二賊，陳伯祥最悍，蟠踞老寨。我如今一面誘降王善，一面輕兵深入，掩取伯祥。擒取此賊，他賊膽落。」周千戶道：「自古戰為險著。」徐玉道：「如劉巡檢要去，大家且試一試看。」議定進兵。探得陳伯祥老寨在山北，王善在山南。東西小路，各有小寨把守。劉巡檢道：「陳伯祥老巢在山北，倚山南為屏翰，東西為羽翼，必不十分提防。東山小寨，山路險峻，畢竟他欺我兵不能前進。不若乘夜先拔東寨，直薄山北。老寨一破，眾自潰散。」劉巡檢率本部為頭敵，徐玉為二敵，俱向山東；周章向山南，牽制王善。且著人於山西張旗放炮，以為虛聲。一個文官侃侃議論要戰，兩個千戶也只得唯唯。他也只辦：勝則分功，敗則自守。豈敢茅前，甘為後。

五鼓發兵。巡檢父子率領部下，攀藤涉險，直取賊寨。果然賊恃險不防，被他父子當先砍入，殺死賊人無數。劉巡檢叫把寨焚了：「一來使外邊知我已破賊寨，二來使各路賊知東寨已破，先寒其心。」又率士卒，直向老營。

甲染寒溪霧，戈挑峻嶺云。誓將驅虎士，一戰剪孤群。

沿路又放銃炮，以作虛聲。劉巡檢仍舊當先。不期老寨聞得東寨喊聲大作，知是官軍掩襲，急發兵來救應，恰好迎著。兩邊砍

撲，殺做一處。劉巡檢兵雖少，卻都精勇，殺個相當，只期徐千戶兵來接應。又不料徐千戶見了東寨許多金帛子女，委棄在彼，且叫將士搬送回營，不急前進。周千戶在山南，也只搖望著山寨，搖旗吶喊而已。以此南寨知他無能為，分一半拒守，一半來救老寨。聯合西寨，共是兩枝生力兵，又加東寨潰兵，一齊圍裹上來。眼見得劉巡檢已在核心，不得出了。

楚歌聲遍野，垓下已重圍。力盡難逃，英雄氣力微。

此時，部下戰死十之四五，巡檢猶叫奮力殺賊。賊也怯他死戰，卻遠遠圍著，以矢石來逼。巡檢正戰時，不堤防刺斜裡飛一箭來，正中左頰，墜下馬來。劉璉急來扶起時，賊已爭向前來擁住。賊眾蜂蟻聚，將他父子及幾個帶傷軍士，送入寨來。兩上賊人，早已坐在上面。陳伯祥道：「你是甚麼官兒，敢來搗我寨柵？」巡檢道：「我奉命討賊，惜無同心戮力的，為你所擒，只有速死。」陳伯祥道：「如今遲速也由不得你了。只你甚麼大官，有甚大力量，來撩虎鬚？」巡檢道：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問甚官之尊卑！可惜後軍不至，若來，汝輩已成齏粉矣。」王善道：「只怕我還齏粉你！且監下。」巡檢罵道：「你這伙叛逆賊奴，我可殺，斷不受辱。可速殺我！」千賊萬賊這樣罵，惱了這賊頭目張破四，道：「我們在此攻城掠地，不損一人，他自來殺我弟兄百餘人，斷容他不得了。」劉璉見光景不好，道：「我父親朝廷命官，你們不可殺他取罪，我情願代死。」抱定不放。巡檢道：「我斷無生還之理。你去報與上司，叫他作急進兵，剿除此賊。」張破四道：「這厮留他無用，我且砍了你，看你上司如何來剿除我！」也不待陳伯祥吩咐，將劉巡檢一刀砍死。

愁雲四野生，碧血灑衢。習習松風起，猶傳罵賊聲。

此時劉璉哭暈在地，也將賊人大罵，願同死。張破四也還要砍他。虧了數個賊人道：「既害忠臣，不得又害孝子。」劉璉與幾個被擄部曲，將劉巡檢藁葬在山中。劉璉就要在彼守墓。倒是鄉兵一個頭目吳健、弓兵中一個陳力道：「公子，如今外邊全不知老爺死節消息。公子在此，也急切不能報仇，不若依老爺吩咐，見上司討兵復仇。我等在此作內應，以報老爺、公子抬舉之恩。」三個人又附耳低聲，說了一會。

義重心無異，仇深意不平。臥薪期雪恨，探穴斬鯢鯨。

當日計議已定，第二日竟見王善、陳伯祥道：「我父已死，願與同死，斷不偷生於此。」王善對陳伯祥道：「此人留在此無用，出去料不能為害，饒他去罷。」以此就不拘管他。劉璉又與這兩人商議定了，向父親葬處，痛哭了一場，道：「父親有靈，當使孩兒得復此仇，與棺木同歸鄉里。」

無緣薦一厄，灑有千行淚。不悔孝子心，艱危期必遂。

劉璉出山。那兩個千戶，早已申文：巡檢劉濬，貪功違令，輕入賊巢，未卜存亡。本所軍丁單弱，乞撤回以圖再舉。行省省了，准令回所。劉璉先見本府。知府道：「你父親輕進取敗，如今據你說，不降死事，可以自贖。報仇一事，自似私事。我這裡怎敢為你起兵？」次日，又去懇求。知府道：「兵凶戰危，我斷不敢挑釁取禍。我這裡助幾兩搬喪銀子，與你回去罷。」劉璉道：「不孝只願報仇，豈敢借親為利？」

罔極親恩重，千金一擲輕。肯教共旃覆，泉下目猶瞪。

再去，知府不理。懇不過，再打合兩千戶，出些折祭助喪。把個孝子題目，都認差了。劉璉只得又向行省控理。行省道：「劉濬損威誤國，我這裡正要題參，如今姑不究罷。」一片火意，遇著水了。劉璉道：「父親已破東寨，後軍若繼，可以搗滅老巢。止因無援，以致死節。」行省道：「這也是你一面之詞。」劉璉再求發兵。行省道：「出兵一事非細，怎可以千百人性命，徇你一人私情！」哭懇不已，也只得一個「該府查議」。一議一覆，便停數日，這事竟閣起了。

遇民如狼吞，見事若龜縮。如此當事何，辜負秦庭哭。

劉璉道：「看此光景，我父親仇便干休罷！」只得又到連江，哭訴與這平日相交豪傑。果是平日認得人真，所以都義氣勃發道：「這些盲官老軍，料也做不事來。若與他同事，反受牽制。只我們在此，務要與公子報仇雪恨，碎剛這乾賊奴！」

氣吳日月昏，孝感天地動。盡掃鯢鯢穴，以雪神鬼痛。

孝子倒身在地，拜謝眾人。各各暗裡結聚，待期舉發。

那廂陳伯祥、王善，自殺了劉巡檢，看得官軍如兒戲，料道不敢正眼看他，放心劫掠。陳力、吳健，都投順了。陳力從了陳伯祥，吳健從了王善，都效了些小勤勞，做了腹心，撥引他道：「近村百姓貧苦，不若乘官兵退去，分投搶掠遠地水陸營販客商。得來貨物，便與近村百姓平價交易。使近地百姓，都成為我耳目，外邊消息，我都知得。」兩人倒說他有識見，所以時時差遣心腹賊目，帶人遠掠；招集附近百姓，許他來買賣生理。劉璉先著吳、陳兩家親族，扮作商人，入山與吳健、陳力潛通音信。正是：

商賈皆精卒，舟中伏白衣。笑伊狐鼠輩，何計脫重圍。

此時十月秋成時候，兩賊腹心，並有勇力的，分路出劫，營內空虛。陳伯祥新得了一個美女，正在快樂。張破四是劉璉定了計，著幾個有力量的，多載貨物，投他作主，央他發換，看了他門戶。其餘相助劉璉人，各於竹籠中帶有硝黃利刃，分投四山寨左右。到了相期這日，劉璉與幾個豪傑，繫縛停當，各持短刀，仍由東路。劉璉竟奔張破四家中；這邊分奔陳伯祥、王善大寨。只聽約莫二更，一片喊起，四山皆應。各稻堆、竹房、草屋，火光齊起。

濃煙昏月窟，密燄皆霞光。頃刻貔貅地，皆為瓦礫場。

張破四聽得喊起，忙起來喚眾人同救大寨。剛啟大門，劉璉喝道：「潑賊那裡走！」一刀擲著，倒在地下。眾人正來協助。劉璉道：「要留活的」，眾人自搶入他家。不期先在他家安宿客商，已將他妻、子殺盡。這是：

往復皆天道，凶徒只自災。更遭千載臭，碎骨有誰哀。

陳伯祥在寨中，正捧著美人酣睡，被陳力從夢中捆起。王善急披衣將出寨前，只見數人持著刀撲進來，急轉寨後，見吳健立在火光中，急叫：「救我，救我！」吳健道：「我來救你。」趕近前來，劈頭一把，將王善摔倒地下。後邊人趕到，也捆縛了。吳健與陳力大叫：「寨中多是脅擄良民，不要混殺！」卻也殺死三分之天明，劉公子叫將陳伯祥、王善兩個賊頭，聽這乾豪傑與陳力、吳健將去請功。金帛子女器械，將來上冊解官。各寨盡行焚毀，以斷後人嘯聚。只有張破四，劉璉將來藁葬父親處，剖腹剜心，祭獻了。

盡泄生前憤，以安泉下魂。鞭屍誇伍氏，千載誦無誣。

又做一口大棺木，將父親盛了。自己斬衰，各友人皆總服發喪。載出山中，拜謝眾人。得他同心憐憫，復了父仇。眾人要他同見行省，他道：「我的事已盡了，更見他做甚！」竟自回鄉。倒是眾人，將他前日父親死節，與近日劉璉設謀擒賊，寫了呈子，申呈本府。本府前日不敢挑釁，到此敢於居功。就出文書轉申，帶一句「又得本府夙練鄉勇協力」，扯在自己身上。行省具題，也帶句道：「本省嚴飭守禦，賊已潛處山林，不敢猖獗。」後邊道：「此皆聖上天威，諸臣發縱，而該府縣訓練之功，亦不可沒也。」這也是積套。

血戰驅士伍，論功皆大僚。英雄難一命，庸儒易金貂。

當時明朝太祖高皇帝，賞罰最嚴明。奉聖旨，將劉濬贈了同知，所在立祠致祭。劉璉授知縣。其餘縣佐、巡檢，爵賞有差。行省、本府，因他平日不能剿除，只因人成事，不准敘功，還加訓敕。周章、徐玉，臨陣退縮，致陷劉濬，具行勘正法。陳伯祥、王善，謀叛殺官，即會官處決。可見：

誤國無輕貨，忠貞有必伸。日星明法戒，為語各求仁。

就此節看來，為臣的捨得死，雖不能保全身命，終久有光史冊。為子的捨得死，終能報仇雪恥，那怕海宇不寧。總為人愛惜軀命，反不得軀命；惜身家，反不保身家。若使當時為官的，平日才望服人，臨難不惜一己，自然破得賊，守得城。百姓輕財好施，

彼此相結，同心合力，也畢竟殺得賊，保全得家資。只是明季做官的，朝廷增一分，他便乘勢增加一分；朝廷征五分，他便加征十分。帶征加征，預征火耗，夾打得人心怨憤。又有大戶加三加五，盤利准人，只圖利己，所以窮民安往不得窮？還要賊來，得以乘機圖利。賊未到先亂了。若能個個謀勇效忠如劉巡檢，武將又協力相助；人人如劉孝子，破家報仇，結客滅賊，賊人又何難殄滅哉。只是有榜樣，人不肯學耳。